

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在垂暮之年为何坐卧不安？饮誉海内外的电视连续剧《末代皇帝》幕后那鲜为人知的辛酸说明了什么？经受了战火洗礼的夏娃为何将钟情于她的亚当逐出伊甸园？

马继红 /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ZHAN HUO ZHONG DE XIA WA

战火中的夏娃



战火中的夏娃

马继红 /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ZHAN HUO ZHONG DE XIA WA



新登字(京)118号

书 名: 战火中的夏娃

著 者: 马 继 红

出版者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(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)
(邮政编码100034·电报挂号6550)

封 面: 解放军第二二〇七工厂

排印者: 北京丰台区丰华印刷厂

装订者: 河北三河工商局装订厂

发行者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 本: 787×1092毫米 1/32

印 张: 7

插 页: 1

字 数: 149,000

版 次: 1993年4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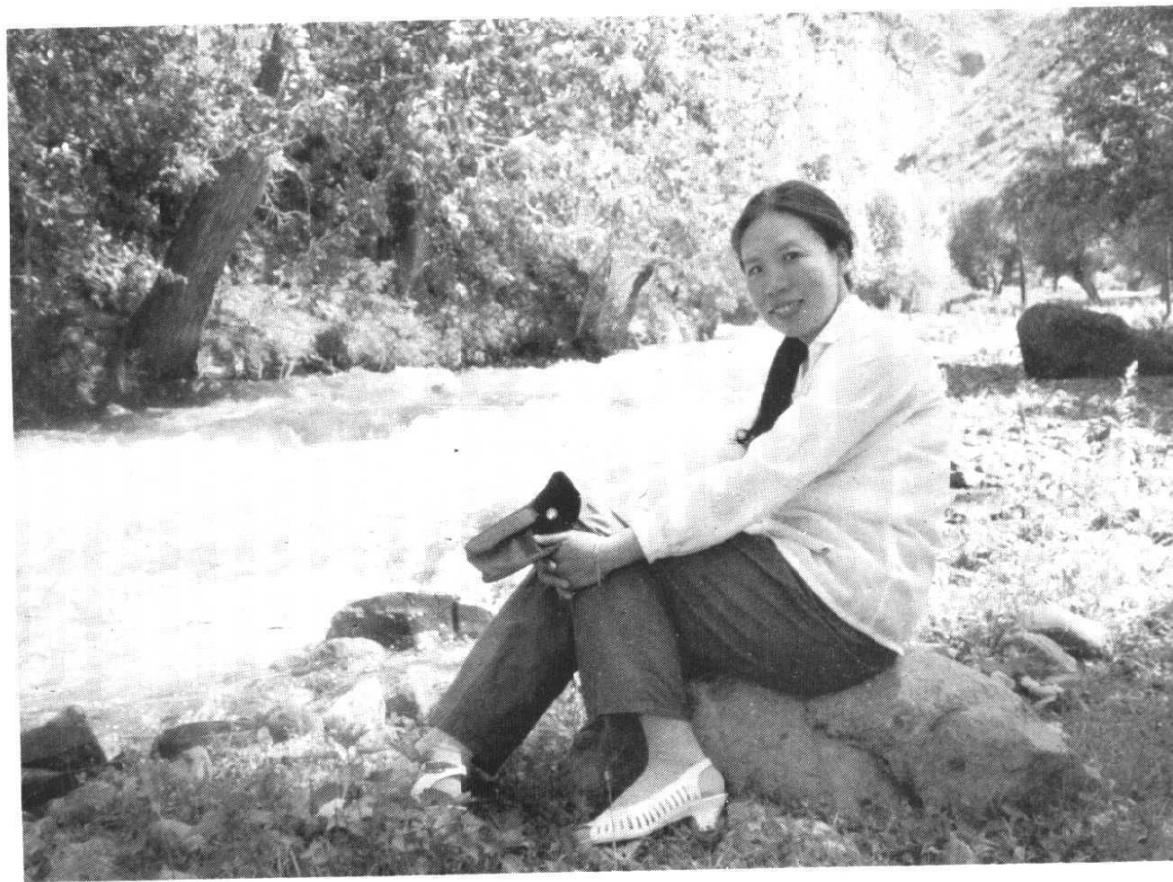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: 199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 数: 0,001—1,500

书 号: ISBN 7-5033-0386-7/I·441

定 价: 3.90元(膜)

(如有印刷、装订差错,可向本社调换)



作者近影

作者小传

1954年夏出生于北京协和医院。从小在北京读书。1969年入伍，历任卫生员、护士、新闻干事，现为解放军总后勤部专业创作员。

1974年开始从事业余文学创作，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曾有作品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。

目 录

人生坐标点	(1)
敢问路在何方	(35)
两个《末代皇帝》的命运	(91)
大洋两岸	(115)
战火中的夏娃	(148)
无情未必真豪杰	(168)
迟到的爱情	(186)
虎将雄风	(206)

人生坐标点

——记王平同志

七月的北戴河。

透过宽大的落地窗，浩瀚的海面蓝得那么娴静，那么迷人。不远处，几只美丽的帆船，在平滑的蓝绸子上飞来掠去，像蝴蝶的翅膀。

王平目光凝视着窗外，心里却在酝酿着向往已久的塞外之行。

恍惚中，那涌动的海面仿佛凝固成一片浑黄厚重的土地，一队战马恢恢嘶鸣着驰过，踏起一股历史的尘烟……

1949年春，身为察哈尔军区司令员的王平奉命围攻大同。在军事威慑与政治攻心的双重压力下，大同守敌不战而降。大同宣告和平解放。王平出任了大同军管会主任。

祝捷的鞭炮还没炸响，他又接到新的命令，到察北剿匪。

人们恋恋不舍地为他送行。

“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打完这一仗就回来。”

他翻身上马，转过身，挥挥手，急骤的马蹄踏踏地消失在蜿蜒的小路尽头。

谁想，这一去竟去了40年。

这期间，大同市的几任领导，曾多次来京邀请，希望他回去看看这座古城解放后的发展变化；大同市党史征集办的同志，也几次登门采访，约他撰写回忆录，希望他能为大同的年轻人讲讲历史；但由于工作忙，始终未能成行。直到从第一线退下来，那埋藏在心底的重返故地的愿望，才重新萌动起来。

离“八一”还有两三天，王平突然病倒了。胸口闷疼，呕吐不止。保健医生大惊失色。毕竟他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。

救护车“呜呜”嘶鸣着驶向北戴河车站。软卧车厢变成了临时监护病房。绿色的心电图波在荧光屏上画着不规则的曲线，透明的液体一滴滴流进手背上那青筋鼓突的脉管。

当他从昏睡中清醒，已经躺在301医院的高干病房。

柔和的阳光从窗外流进来，洒了满屋金黄。

“首长，感觉好些吗？”守在身边的小护士，投来关切的目光。

他点点头。手臂却软软的，抬不起来。

“我什么时候能出院？”

“刚进来就想出去，哪有那种好事？”小护士顽皮而亲切地调侃。

“不行！这回无论如何也不能多住，过了‘八一’我还有事。”

“再大的事也要先治病啊！”随着话音，科主任推门进来。

紧接着，保健办主任、副院长也进来劝说。

下午，孩子们领着第三代来看望爷爷。自从王平在北戴河突然病倒，几个孩子和妈妈紧急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，根据当时的病情，一致决定，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爸爸的塞外之行。

8月2日，王平病刚好，便不顾医院的再三劝阻，硬是执拗地出了院。

回到家，老伴和孩子们走马灯似的轮流当说客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。

总后及军委办公厅的领导也专程登门或打电话来，劝说他暂时放弃这个计划。保健医生更是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式。

王平默默地坐在沙发上，平静的脸上毫无表情，心里却仿佛回荡着远方的呼唤。

疾病、年龄、种种不利因素，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可此时不去，更待何时？

他抬起头，望了一眼客厅里的老伴、孩子、秘书：“我已经决定了，明天就出发。”

大家微微一怔。

女儿急了：“爸爸，你……”

“你们谁也不要再说了。”王平摆摆手，把目光移向窗外，像是对孩子们，又像是自言自语：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万一路上真有不测，就埋在那好了。”

屋里静极了，空气滞重得如同凝固了一般。

8月4日晚上，王平终于开始了他的塞外之行。

呼和浩

包头。

大同。

车窗像一面移动的画框。王平激动地注视着画框中不断变换的景物，从流动的色彩中寻觅着昨天的影子。

铅灰的城墙厚重得令人压抑。

围城部队如箍桶之势。

纷纷扬扬的雪花把四周装点得一片洁白。

王平在临时辟作指挥所的一间民房里凝神沉思。军委赋予他们的任务是围而不打。但据刚刚接到的情报，守城的阎锡山部队把几十吨炸药都集中到了华严寺。

炮声从遥远的地方隐隐传来。

王平的心不由得隐隐作痛。

他所渴求的不仅是解放一座城市，而是将这座镌刻着华夏文明的古城，完好无损地交回人民手中。

他成功了。大同终于和平解放……

大同市市委书记樊荣枝陪同王平游览市容。当年指挥部那几间青石小屋早已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。昨天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。

变化不大的是云岗石窟和华严寺，一群外国旅游者正跟着喋喋不休的导游缓步前行，一双双蓝眸子溢满惊奇的神采，啧啧的赞叹声不住地从人群中爆发出来。

王平随着游览的人群默默地往前走，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他的存在，更没有人知道这些价值连城的文物古迹，是在他

的努力下才免遭战火蹂躏。

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，浮上老人的嘴角。

湛蓝如海的天空飘浮着一叶乳白的扁舟。

王平凝神注视着窗外，无边的云海在夕阳的映照下翻沸着金红的浪涌。

此行，他受中央与军委的委托，和宋任穷同志一起，到平江参加彭德怀铜像揭幕仪式。

王平是彭总的老部下。为彭总塑像，是1988年纪念平江起义60周年时决定的。当时，也是王平代表中央军委为纪念馆奠基。花开花落，转眼，已是两度春秋。

临行前，王平专程到医院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身染重病的彭总夫人浦安修同志。长期疾病的折磨，已经使浦安修的身体极度衰竭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她那黯淡的眼神里不由得爆出一束兴奋的火花。

蒙着红绸子的塑像，静静矗立在“天岳书院”的广场上。

这是四川美术学院全体师生感情和智慧结晶。整个塑像高4.12米，重3.5吨，运输时，不少沿途高压线因塑像超高，曾被临时拆除。

宋任穷和王平缓步迈上花岗岩磊砌的基座平台，分别站在塑像两侧。两位老人几乎同时伸出手臂，轻轻扯动系在绸布上的尼龙绳，红绸无声滑落。

顿时，一个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，威风凛凛地屹立在面前。

“彭老总……”王平仰起头，深情地呼唤着。

彭老总仿佛也望着他，神情沉静而凝重。

“王平，我让你给我找的人呢？”

那是过草地的最后几天。

在泥水里连续跋涉了4天，疲惫不堪的团政委王平刚刚到达宿营地，屁股还没沾地，警卫员报告，彭军团长让他马上过去一下。

他急忙赶到彭德怀的住处，一进门就听见军团长在骂人，一边骂，一边不停地走来走去，脸阴沉着，火爆爆的两眼金星四溅。见王平进来，他把后半截没有骂完的话吞了回去，沉静片刻。“你来得正好，刚才接到报告，有不少掉队的同志还没有过河，你带一个营，返回去接应他们一下。”

彭德怀所说的河，叫班佑河，河面虽然不宽，水也不深，但水流湍急，冰冷刺骨，稍不留神，就有被激浪卷走的危险。

天渐渐黑了。

冷雨，凄风，寒意袭人。

夜幕中的草地变得格外空旷，一汪汪水洼子闪着黯淡的光。偶尔，一只野鸟飞过，留下一串凄泣的哀鸣。

将近50里地，折回河边时，天快明了，人也快累瘫了。

借着黎明熹微的光亮，隔河望去，隐约可见东一堆、西一坨偎靠在一起的人影。

“快过河。”

他们急切地渡过河，朝人群奔去，走到跟前，一个个竟像木头人似的惊呆了。

只见那些人你依着我，我靠着 you，烟熏火燎的脸上平静得没有一点表情。

“同志！”

“同志！”

呼唤声越来越高，却没有人回答。

人们急忙伸过手，凑近他们的鼻孔，没有鼻息。再往下摸，躯体已变得僵硬。只有那尚未燃尽的一缕青烟，袅袅飘动着，融进湿浊的天空。

王平带着人不停地走啊，找啊。嗓子喊哑了，腿变成了两根木棍，心也渐渐缩成了石头。除了找到一位奄奄一息的小红军，其它的全都像最初见到的那组群雕……

他不知道是怎么走到彭总面前的。

“人都找到了？”彭德怀急切地问。

“找是找到了，只是……没回来。”王平的声音有些哽噎，透着一种哭腔。

“多少人？”

“700多。”

一阵可怕的沉寂。“咔嚓”，彭德怀手里的铅笔断成了两截。

王平偷偷抬起眼，彭总的脸色突然变得那么难看，厚厚的嘴唇哆嗦着，抽动了一下，眼圈不由得变红、变湿，泛出一层水帘，水帘又凝聚成泪花沿着眼眶转悠。他下意识地用牙咬住嘴唇，竭力想让那泪花转回去，可最终还是扑簌簌地滚落下来。

这是王平第一次见到彭德怀流泪，那比血还令人惊心动魄的泪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身陷囹圄的彭老总几乎每天都要接受各地专案组的外调，让其揭发手下“黑干将”的罪行。王平当然也在其中。每次，不管专案组怎么威逼利诱，彭老总都是那句话：“要错全是我的错，与他们无关，他们都是好同志。”

这件事是王平解除关押后才得知的，可那时，彭老总已经去世半年多了。他只好仰天长叹，热泪横流。耿直一生的彭大将军，留给人的形象从来都是刚正不阿，铁面无私。可谁知道，他对同志的那颗心、那片情，比岩浆还要滚烫，比太阳还要炽烈。

揭幕仪式后，王平来到平江县烈士陵园。在纪念碑前默然肃立，为长眠的战友献上发自内心的哀思与怀念。

几十年来，他几乎养成了一个习惯，不论走到哪里，凡是有烈士陵园的地方，都忘不了去祭奠一下。

那年，他出访苏联，尽管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张，他还是挤出时间，来到列宁墓前，恭恭敬敬地为这位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，献上了一个中国军人的军礼。

那年，曾担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政委的他重返朝鲜，踏上这片英雄土地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为志愿军烈士们献上一束从祖国带来的鲜花。

岁月匆匆，脚步匆匆。

他已记不清究竟走过多少个陵园。每当站在那一块块青石碑前，他就会感到一种灵魂的净化。那不仅仅是一块块青石碑，那是一代代倒仆于大地又轰然立起的不死的军魂。

当然，他也有感到酸楚的时候。

有一次，他无意中听到了两个年轻人的对话：

“你看看人家台湾，什么不比大陆强！”

“说的是呐，当初要是共产党不他妈闹红，一直让国民党统治，说不定早就小康了。”

王平只觉得一股闷气郁结在胸口，他真想骂娘，好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伢，你们吃共产党的，喝共产党的，调过头便把共产党骂得一钱不值。你们光盯着别人的高楼大厦、美元、汽车，可你们知道不知道，今天的日子是怎么来的！

夕阳顺着鳞状的云排悄悄滑落，在天边留下一抹刺目的血腥，断断续续的枪声从遥远的地方隐隐传来，透着大战前的沉寂和紧张。

一阵骤雨般的马蹄惊心动魄。尘烟中卷来了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四师师长。

全体排以上干部被召集在一起。师长神情凝重，两道卧蚕眉像蠕动的惊叹号。

“同志们，第三次反‘围剿’即将开始。敌人的包围圈正在逐渐缩小，距我们不过40里地。军委决定，以你们这个团和一军团的一师三团作为刀尖，无论如何也要杀出一条血路，哪怕拼到最后一个人。”

全体肃然，气氛中透着一种神圣的悲壮。站在最后一排的王平，激动地踮起脚尖，奔涌的热血在脉管里沸腾，争强好胜的年纪使他还不懂得什么叫忧伤。

直到那一仗下来，他才真正明白了“牺牲”这两个字的分量。全团4个步兵连，1个机枪连，统共10个连干部死了7个，不少连队打得只剩下十几个人，有的干脆推了光头。战斗结

束后，三军团四师三团的番号，不得不从序列中抹掉了。

这场恶战虽然已经过去了50年，但每每想起来，那鲜血与泥沙凝聚在一起的褐紫色的土地，那无数充满遗恨的目眦欲裂的眼睛，仍历历在目。

他真想对着那两个毛孩子大吼一声：“你们今天承受的灿烂阳光，就是从那惨不忍睹的血泊中分娩出来的！”

也许，两个年轻人会不屑一顾：你们这些老头子为什么总也走不出昨天的樊篱？为什么总要在那鲜血与功勋铸就的往事中徘徊？为什么总是沉湎于历史的感叹而不能自拔？

莫非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代沟……

王平接过秘书递过来的帽子，拿在手里，对着纪念碑，缓缓地弯下腰去，深深鞠了一躬。然后，把帽子戴好，转身。走出几步，又回过头，留下深情而眷恋的一瞥。

他的心仍在历史的沼泽中跋涉。

“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”，这是他最喜欢的一句格言。然而，对于那些对过去一无所知的年轻人，重要的不是唤醒他们的记忆，而是填补他们的空白，树立他们的信仰。历史，就像一条绵延的长河，昨天与今天、过去与现在，是不可分割的。信仰也绝非随随便便使用剪刀剪下的一块红布。历史既然不能断裂，信仰和传统当然也不应该断裂。

1985年，王平从总后勤部政委的岗位上退下来，没有急于去耕耘那片属于自己的自留地。尽管与他资历相当的老战友们的回忆录已一本本赫然问世，他还是把精力全部投入了历史那部大书，先后担任了《八路军史料丛书》编委会副主任，

《红一方面军战史》编委会副主任，《红三军团战史》编委会主任。审稿、开会，繁重的工作已耗费了他相当的精力，此外，他还承担着为《红三军团战史》募捐筹款的特殊使命。

这个组织是三军团的一些老战友聚在一起聊天时煽呼起来的，属民间性质，军委不给“皇粮”。可处于商品经济社会，离开孔方兄，连间房子都租不起，更不用说资料费、差旅费、出版费、印刷费等一系列开销。眼看这件事要“黄”，老战友们一合计，把王平推到了台前。

“王政委筹款是有历史水平的。”大伙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。他们指的是“七七事变”后的那件事。

1937年秋，红27军政委王平奉命率部到正宁接替红二师的防务，途中要经过敌占区。可是囊中空空，部队无法行动。于是，他打电话找毛泽东要钱。毛泽东在电话里说：“我也没有钱哟，你找有钱的人去要嘛！”

王平问：“主席，哪个有钱呀？”

“你想想么。想不出来就睡觉，睡了起来再想；想不出来再睡，睡了起来就再想。”毛泽东风趣的笑声从听筒里传来。

王平照毛泽东的办法去想，一觉醒来，果真想通。陕北有不少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，围子里不乏有钱人。国共合作了，这些土围子仍旧不许八路军靠近。王平和军长贺晋年一商量，让后勤部的几个采买人员借故往上靠。土围子里的人看到有人过来，先是吆喝，继而恫吓，最后开了枪。虽然没伤着人，可这毕竟算得上一个事件。

为此，王平和贺晋年义正辞严地找到国民党县长。

“你们开枪破坏统一战线，破坏抗日，应该杀头。”